

川劇

21

1. 淮 河 營
2. 抱 屍 歸 家
3. 伍 申 路 會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書號：3078

(文學藝術)

淮河營 抱屍歸家 伍申路會

編輯者：重慶市文化事業管理局
戲曲工作委員會

出版者：重慶人民出版社
(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號)

印刷者：重慶市印製公司
(重慶棗子嵐垭17號)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
字數25千 開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1 $\frac{8}{25}$

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一號)

1—8,500

195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價：一角

出版者的話

爲了滿足廠礦文娛活動的需要和廣大的川劇愛好者的要求，我們徵得重慶市文化事業管理局戲曲工作委員會的同意，把重慶市幾年來整理研究的川劇劇本擇要編輯出版。

川劇的劇目是異常豐富的。它富有民間藝術的特點，可是有更多的劇目還保存在藝人的記憶裏，由他們口傳心授，沒有用書本的形式流傳下來或固定下來。

這裏所選的劇本是在毛主席「百花齊放，推陳出新」的正確指示和中央的戲曲工作方針下，緊緊依靠了川劇藝人，經過深入的發掘，多次的研討、整理和修改而

雖則如此，但傳統戲曲的整理和修改，是一件相當複雜、繁重的工作，同時是创造性的工作。所以這些劇本的整理和修改，雖然經過一些重大的努力，還不是最後的定本，因而也就有別於「川劇叢刊」的本子。

希望廣大的川劇工作者、川劇愛好者提出意見，以便提供有關方面研究參考，劇能在現有的基礎上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。

目 錄

淮河營（彈戲）……………（一）

抱屍歸家（高腔）……………（四三）

伍申路會（高腔）……………（五四）

淮河營（彈戲）

唐彬如 李正方口述

人物：

李左車——（老生）簡稱「車」

欒布——（小丑）簡稱「布」

由子春——（正生）簡稱「春」

蒯徹——（淨）簡稱「蒯」

劉禪——（武生）簡稱「劉」

衆軍校——簡稱「校」

（李左車、欒布、蒯徹、由子春挨次上）

（打道鑼）

車：（詩）爲國忘家血氣高，（白）光武君李左車。

布：（詩）披星戴月哪辭勞。（白）殷雅侯欒布。

蒯：（詩）貪生怕死非豪傑，（白）舌辯侯蒯徹。

春：（詩）丹心一片保漢朝。（白）上大夫田子春。

（入座。互相不服，咳嗽過場）

蒯：（白）衆公！要坐就在府庭坐，來在議事廳前，一個臉朝東，一個臉朝西，譬比那三十晚上的門神貼反了一樣呀！

車：衆公可知近來朝中大事？

衆：甚麼大事？

車：只因老王宴駕，呂后專權，日以戮殺功臣及劉姓子孫爲事；近又廣封諸呂爲王，意欲篡奪劉氏江山。我等皆老王託孤之臣，理應選一胆大之人，去至淮營，講說炎漢宗卷，迎接太子回朝。一來新安大位，繼承劉室基業；二來使之明其身世爲母雪恨。誰能擔當此重任者，就算

我朝第一功臣也。

蒯：李大人你就去得。

車：哎呀，蒯大人哪！我開不得腔，我開腔你就譬比一雙牙篦把我拈住了。怎麼我去得呀？

蒯：非是我老蒯言你去得，想當年老王與項羽交兵，在九里山前設下十面埋伏，老王傳令，若有人引項羽進陣，功成之日封他爲光武君之職。

衆家將士目瞪口呆，好一個心粗胆大的李大人，上前應聲，願過營詐降，引霸王進陣。繼後才能在烏江逼死霸王。大功成就，麒麟閣前宴功，老王封你爲光武君。你是老王的功臣，說得不是，他也不敢把你怎麼樣。因此你就去得啲！

車：去呢我倒去得，可是有一件！

蒯：哪一件？

車：小昏王他有些愛殺人。

蒯：噫呀！你怕死呀？

車：螻蟻尙且貪生怕死，何況人不惜命吶！

蒯：你怕死你就不要去，等那不怕死的去。

布：是呀，是呀！是要拿一心粗胆大之人，去在淮河之地，講說炎漢宗卷，接淮河太子回朝，子承父業然爲理也啊！

蒯：藥大人你就去得。

布：噫！老蒯呀！我也開不得腔呀！我一開腔，你就好比一枚銅釘把我釘着了呀！

蒯：藥大人！非我老蒯言你去得，想你是梁城的客卿，從前老王有恙，你在煎湯熬藥，侍候晨昏。太平年間才封你爲股雅侯。去在淮河迎接太子，說得不是，你是梁城客卿，他也不敢把你怎麼樣！因此你就去得。

布：去呢我倒去得吶！只是這小昏王有些愛殺人！

蒯：嗨呀！這樣說起來你也怕死呀？

布：誰又不怕死呀？

蒯：好，你怕死就不去！等那些不怕死的去。

春：蒯大人你就去得。

蒯：咳！田大人哪！我也開不得腔呀！我開腔你就譬比個皮匠，跟我一錐子，就把我錐着了。怎麼我去得呀？

春：非是我言你去得，想你昔年油鼎封侯，老王近前說過生死，道過輪迴。老王心喜，封你二次不死的舌辯侯。今番去在淮河之地，講說宗卷，迎接太子回朝，新安大位，以保漢室天下。你就說得不是，他也不敢把你怎麼樣，因此你就去得。

蒯：去，我到去得，那嗎要分一個班數才去，要分個頭二三班。誰人的頭班哪？李大人你的頭班。

車：好嘛！那末頭班我就佔下嘛。

布：誰人的二班？

蒯：樂大人的二班。

布：好嘛，二班我權且認下。

蒯：誰人的三班？

春：這三班不消說是我的。

蒯：胆大田子春！李大人佔了頭班，樂大人佔了二班，這三班不消說是我老蒯的，你胆敢搶奪了我的三班。

春：蒯大人要去嗎，我就奉讓。

蒯：嗨呀呀呀！我說李大人佔了頭班，樂大人佔了二班，這三班不消說是我老蒯的。誰知田子春將這三班佔下。我說胆大田子春胆敢搶奪我的三班，他說蒯大人要去嗎我就奉讓。他這一推，你這一讓，完了！這三班我就佔得穩穩當當。那嗎田大人你就佔四班。

春：蒯大人咧，班多則亂囉！

蒯：這樣說來，田大人你就沒事嗎？

春：說甚麼沒事啊！你們三人去至淮河，講說炎漢宗卷，說之得清，道之得明，這就不說；說之不清，道之不明，太子降罪，我就見機而行，

包把你三人說脫。

蒯：你把我三人腦壳說脫。

春：不是，把你三人罪名說脫。

蒯：田大人！你要來就要早來喲！

田：來遲了呢？

蒯：只怕沒有會期了！

春：喏！蒯大人你要說喜話。

蒯：是說的死話。田大人你要來，帶三床蘆蓆來。

春：將來何用？

蒯：喏！收我們三老元臣的屍首嘛！

春：不成話了，請來對禮！

車：忠臣不怕死，

布：怕死豈爲忠！

春：三十六條計，

蒯：你走者落「便宜」。請！

（田子春下）

車：我頭班上前，

布：我二班隨後。

蒯：我三班就開溜！

車：噫！蒯大人，你怎麼開溜啊！你莫非要逃走麼？

蒯：你二人聽錯了，我說三班也隨後。

車：好，走啊！

布：（唱蓋板「二流」）你我朝房商議好，

布：迎接太子轉回朝。

蒯：蒯文通低頭生計較，用個良方好脫逃。（白）哎呀！完了，完了！

車：哎呀，蒯大人你怎麼樣了？

蒯：我不好了。

布：待我摸來。（摸蒯額）你怎麼不燒奶？

蒯：我是內燒外不燒，我要去便！

布：我來陪便。

車：我來隨便。

蒯：嗨呀！骯髒臭氣，陪不得！

車：陪得。

蒯：完了，完了！他一人要陪便，一人要隨便，這就沒法了！那我們三人就走。

布：向哪裏去？

蒯：城隍廟掛號。

車：好啊，走啊！（唱）蒯大人何必生計較，

布：（唱）我隨着你往哪裏逃！

蒯：（轉「三板」）耳邊廂忽聽放號砲，嚇得人心戰脚打飄。（白）嘿！

樂、李二公你來看，淮河營引魂旛都扯起了，在招我們三人的魂了。

車：哎呀，蒯大人！這是淮河太子的威武生殺旗。

蒯：咳！這小昏王好威風，好殺氣！站過來我要去罵他。（唱「三板」）

指着淮營高聲叫，恩仇不分小兒曹。我們去時走的陽關道，怕的是歸來要過落魂橋。（三人同下）

（吹點將，劉禪帶校衛上坐）

劉：（詩）我父漢高祖，國母呂皇娘。七歲立功勳，九歲便封王。威鎮雍南地，物阜民安康；淮河我爲首，人稱小霸王。（白）本御劉禪。奉命威鎮雍南，國太有書，言叔王劉炎有謀反之意，我命陳南馮楚刺殺

叔王劉炎，二將抗命不去，一人拔劍自刎，一人碰戟而亡。是我親自帶兵征討，來在淮河，兩岸百姓，不來迎王接駕，反人人着白，言叔王之冤。惱了我的情性，提戟上馬，揮動三軍，一陣好殺！殺得屍骨堆山，血水成河，人人俯伏在地，稱本御一字小霸王。來呀！擺駕淮營。（吹，坐下場）（介）候侍着。

（李左車、欒布、蒯徹上）

車：（詩）下淮營忠心可表，

布：我情願告職出朝。（喇叭作鳥聲效果）

蒯：烏鴉不住當頭叫，這一回呀兇多吉少。

車：咳，老蒯！你要說喜話嘛！

蒯：我是說的死話呀！

車：到了，到了！

蒯：到了鬼門關了嗎！

布車：要投呀！

蒯：未見小昏王就要頭，見了小昏王不是要你兩個的脚手嗎！

布車：不是啊，投見君本章。

蒯：要投見君本章，你們哪一個去投？

布車：蒯大人你去嘛。

蒯：我去呀！那你二人把班口紮緊。（轉身）是哪一位在值門？

校：是我。

蒯：站過來！

校：哪裏來的？

蒯：前去通稟，成臬來了三老元臣，有見君本章。你與我通！你與我傳！

你與我（五捶半）傳！

校：站下去些！

蒯：（發怒）喲！要站下去些呀？

校：喂！這是甚麼地方！

車：老蒯，站下來些嘛，

蒯：好嘛！站下去些嘛！

校：還要站下去些！

蒯：喲！還要站下去呀？

車：老蒯！再站下來點嘛！

校：再往下站！

蒯：唷！站在哪去？咳！站在哪去？

校：就站在這個地方。

蒯：蒯大人不站在這個地方，你叫蒯大人站在哪去！

校：兜氣都沒退。（轉身進營）稟事！

劉：何事？

校：成臯來了三老元臣，有見君的本章。